

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十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選編

摩盾餘譚



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十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清·朱用孚等著

摩盾餘譚
(外三種)

江蘇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庫盾餘譚:外三種/(清)朱用孚等著. -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11

(福建叢書,十.第二輯)

ISBN 7-80643-432-1

I.庫… II.朱… III.太平天國革命-史料 IV.K254.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74993號

《福建叢書》編委會

主編:陳虹

副主編:余險峰 歐孟秋

編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方寶川 任仲泉 李瑞良 林列 陳慶元 郭天沅

趙玉林 鄭壽巖 廖宗剛 廖楚強 謝水順

編輯策劃:廣陵書社

書名:庫盾餘譚(外三種)

作者:清 朱用孚等著

出版發行: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經銷: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24-6號)

印刷: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張:23

版次:2000年11月第1版第1次

印數:1-250冊

定價:140.00元

ISBN 7-80643-432-1/Z·42

《福建叢書》第二輯編印說明

《福建叢書》是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以搶救、保存、整理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爲宗旨而彙編的。自一九九三年開始，陸續出版了明代晉江何喬遠《名山藏》、福清葉向高《蒼霞草全集》、閩縣陳珩《大江集》和《大江草堂二集》、晉江楊道賓《揚文恪公文集》、晉江李光縉《景壁集》、晉江黃克纘《數馬集》、閩縣周之夔《弃草集》、莆田黃鞏《黃忠裕公集》、侯官韓錫《榕庵集》及永安羅明祖《羅紋山全集》等十種，保存了晚明大量珍貴史料；由於選自稀本珍本，整版精良，更具有版本價值。發行後引起國內外文化界、學術界、出版界的重視，並爲美國、日本等國家圖書館所收藏。一九九六年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上，頗獲嘉譽。

鑒于手稿一旦散失即無法補救，叢書第二輯以搶救出版有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的手稿（包括精鈔稀本）爲對象，時限不受限制，著者不限閩人，凡符合叢書編印宗旨的，今後陸續推出。

第二輯若干卷，其版本裝璜與第一輯保持一致。經勘實，字迹端正者予以影印；其不適影印者則採用現行標點符號點校排印。所有勘校文字附于卷末，以保持原稿的真實。

古籍手稿至夥，編輯聞知有限，至祈海內外文史同仁贊襄，推薦書目。并歡迎對叢書的編印出版惠賜寶貴意見，俾叢書益臻完善。

《摩盾餘譚》及其他

林永祥

《摩盾餘譚》（外三種），包括《摩盾餘譚》、《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拙齋蔣夫子請兵日記》和《盾鼻隨聞錄》，是太平天國史料中內容較為豐富的資料。這些資料，主要記載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時期太平軍浴血奮戰、頑強鬥爭的歷史。雖然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在清政府和中外反動勢力的共同鎮壓下失敗，但是它沉重地打擊了清政府的統治，暴露出清政府的腐敗和落後，由此推動着歷史車輪向前發展，推動着社會的進步。

《摩盾餘譚》（外三種）均係抄本，為福建省圖書館特藏部善本室所收藏，由於其內容均為太平天國的史料，且大部分書籍未曾出版過，因此，把這些資料彙集起來影印出版，對文獻資源的開發利用，特別是對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史的研究，無疑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一、《摩盾餘譚》

（一）作者與生平

《摩盾餘譚》四卷，清代朱用孚撰。朱用孚，字穎白，浙江山陰（今紹興市）人。有關其生平事迹不詳，我們只是從《摩盾餘譚》其自序中知道他「弱冠即側身營壘，參畫兵事。粵中自軍興以來，無役不從」。清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太平天國都城天京（今南京）淪陷後，太平軍餘部侍王李世賢和康王汪海、洋轉戰福建、江西和廣東，廣東按察使李福泰督兵防剿，朱用孚「時中考功法，左遷效用，受知於公，命居參軍之末，听夕籌戰守」。此時，清政府命閩浙總督左宗棠統領閩浙各軍數萬，并節制江西、福建、廣東三省軍務，調兵遣將，用了三年的時間，纔把太平軍餘部鎮壓下去。朱用孚親身經歷了這場戰爭，并在按察使李福泰的手下籌畫了該部的防剿鎮壓任務，可謂是親身經歷和親自體驗。因此，他在閑暇的時間裏，把自己親身參與的作戰經過記錄下來，終於寫成了這部約十餘萬字的《摩盾餘譚》。

（二）版本與編排體例

有關《摩盾餘譚》一書之版本，目前可見到的有《販書偶記》的記載，這是一部反映清代以來著述總目的著作，它補充了《四庫全書總目》的著錄內容，為《四庫全書總目》的續編，是版本目錄學的一部權威專著。在《販書偶記》的「史部·雜史類」中是這樣記載的：「《摩盾餘譚》無卷數，朱穎白撰。底稿本，綠墨格，版心刊「知白草堂」四字，即東江紀略、守龍川、復武平、收永定等類。」而在「史部·紀事本末類」又

有「閩師進剿紀略」無卷數，朱穎白撰。底稿本，綠墨格，版心刻「知白草堂」四字「三」。顯而易見，孫殿起的《販書偶記》所透露出來的信息，就是該書均無分卷，且是兩種書，一即《摩盾餘譚》，一即《閩師進剿紀略》。惜不知該書現流落何處。福建省圖書館所收藏的《摩盾餘譚》，顯然與孫殿起所說的有所差別。首先，它是有分卷數的，且是把孫殿起所說的《摩盾餘譚》與《閩師進剿紀略》揉合在一本書中。全書共分爲四卷，且有的卷下還列有細目。其四卷分述如下：卷一下有十二個細目，分別爲潮嘉防剿紀略、守龍川、收武平、復永定、潮州防、大埔戰、詔平復、鎮平陷、超竹戰、長樂復、鎮平復、嘉應復，卷二下有三廉紀事、信宜凌十八之亂、楊超冠六、粵省甲寅佛山陳開之亂、洋氛入城紀略，卷三爲閩師進剿紀略上集，卷四爲閩師進剿紀略下集。以上是關於卷次上的不同。其次，福建省圖書館所藏的是抄本，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無邊欄行格。且一卷一冊，共有四冊。書中字裏行間有朱紅塗乙多處。每冊書之卷首均有「積積室」和「逸樵手校」鈐印章。「積積室」爲福建省著名收藏家薩嘉矩的室名。逸樵，爲薩嘉矩的字號。薩嘉矩，福州人，生於公元一八七七年，卒年不詳，只知道一九五九年他作《積積室抄本目》時已八十三歲高齡。嘉矩一生中抄了很多好書，舉凡「人間孤本者錄之，見名人詩文之未刊者錄之，見舊舊逸事或逸文散見於各書者集而錄之」^[1]。經他所抄錄的書，據《積積室抄本目附錄目》

一書介紹，有一百零六種之多，像福建許多著名地方聞人的作品，如魏秀仁、林則徐、謝肇淛、徐燉等人的手稿著作，多賴他抄錄後纔得以保存。《摩盾餘譚》一書，也是他根據刊本而抄錄的。并且，他還親自對《摩盾餘譚》一書進行字詞的校訂工作，發現有誤，即用朱筆進行改正。從他抄錄保存下來的其他本子來看，能得到他親自校訂的書籍不多。故他在所校訂的《摩盾餘譚》上特意加蓋「逸樵手校」鈐印章，由此顯示他對《摩盾餘譚》的珍惜重視程度。

《摩盾餘譚》的編排體例，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卷一、卷二為前半部分，卷三、卷四為後半部分。《摩盾餘譚》前半部分為作者跟隨廣東按察使李福泰追擊太平軍殘部侍王李世賢和康王汪海洋在廣東、福建地區的所見所聞。用作者自己的話說，「粵中自軍興以來，無役不從，身親戰陣之事」，因此他於餘暇時「記載其事，編以日月，爰仿吳梅村《綏寇紀略》，於篇首以地名繫目，以資考核。」故卷一的體例如「守龍川」、「收武平」、「復永定」等就是按照這種精神來編排的。這種以地名為綱的作法，可以比較真實地把一個地方發生的事情交待清楚，也便於後人的考核查找。朱用孚「復以少時從戎所歷，於暇日默記而考其緣起，不編日月」，即他把當時所見所聞的故事，按主題予以編排，交待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和來龍去脈。卷二的「三廉紀事」、「信宜凌十八之亂」等篇就是這樣以故事為綱統貫全篇的。該種的紀事本末寫

法，有利於人們對整個事件全過程的了解。《摩盾餘譚》後半部分則是針對前半部分之不足和缺陷，即「其紀粵事則詳矣，而於閩事仍有所略」，因此，作者在後二卷中專紀閩事，以補充前書之不足。又因為閩事畢竟不是他親自經歷的，他只好編輯有關閩省奏報等資料而編成「閩師進剿紀略」，分上下二卷，也是採取按日編排的形式，一直記到太平軍餘部在嘉應被清軍撲滅為止。

（三）內容與文獻價值

要了解《摩盾餘譚》的內容，首先要從當時的局勢背景分析入手。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自清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廣東金田起義後一路北上，於咸豐三年攻占南京，改稱天京，定為都城，建立了與清政府對峙的農民政權。後來由於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在清政府與中外反動勢力鎮壓下，於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天京淪陷，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宣告失敗。雖然太平天國起義已經失敗，但太平天國餘部仍在抗爭，這時主要有南北兩支，其中南方一支主力是蘇浙與皖南的太平軍將士，以待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為主要力量，聯合廣東天地會軍（即花旗）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邊界作戰。《摩盾餘譚》就是專門記載該支太平軍在上述地方活動的情形。李世賢、汪海洋於同治三年六月轉戰至福建，九月攻克福建的汀州、漳州等府縣，並建立了根據地。四年五月清軍在常捷軍（中法混合軍，又稱花勇）的洋槍洋炮配合下進

攻漳州，太平軍被迫撤出。此時，太平軍又發生了內訌，汪海洋殺害了李世賢，引軍進入江西，并突襲攻占了廣東的嘉應州城（今梅縣）。清政府極為恐慌，派閩浙總督左宗棠統率各路兵馬，調兵遣將，採取層層包圍、步步為營的策略，把太平軍圍困起來。汪海洋在戰鬥中中彈受傷而死，餘部在向嘉應東南的黃沙嶂方向突圍時，被清軍於同治五年二月鎮壓下去。太平軍起事於粵西，終結於粵東。

關於《摩盾餘譚》的文獻價值，首先在於其資料來源的真實可靠性。前面已經談過，《摩盾餘譚》是作者隨廣東按察使李福泰追擊太平軍殘部的親身經歷而記載成書的。作者朱用孚本人為李福泰的參佐，參與并謀劃了鎮壓太平軍殘部的軍事行動，由於其身份的特殊性，反映出來的內容較為客觀與真實，可以說是太平天國運動史料中較為真實可靠的歷史記載。因此，《摩盾餘譚》有着極大的真實可靠性。其次，資料內容的區域性，也是《摩盾餘譚》文獻價值的重要表現。《摩盾餘譚》記載的是太平天國覆亡後南方餘部太平軍的活動經過，相對於主戰場和戰爭主線而言，其影響面和重要性就顯得不是很大，因此，許多記載太平天國運動的史料主要集中於起義的首發地廣東以及定都南京的江浙一帶，而對於福建地區，則容易相對忽略過去，或者即使有所提及，也僅是三言兩語、浮光掠影式地匆匆帶過。這樣一來，想詳細了解太平軍後期在福建、廣東活動的資料則甚為稀少。《摩盾餘譚》正好填補

了這方面的空白和環節。它作為系統、全面地反映太平軍在福建、廣東活動的真實記錄，無疑有着極高的史料價值。難怪連《太平天國通史》這樣有影響的太平天國史專著，在講述福建、廣東等地太平軍活動時，也常常大部分引用《摩盾餘譚》的資料^{〔四〕}。由此可見其特殊的價值。再次，因為《摩盾餘譚》的系統性和區域性，因此，有些資料是僅見的，因而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摩盾餘譚》記載了很多其它資料中沒有記載的事件和故事，如「信宜凌十八之亂」與「粵省甲寅佛山陳開之亂」，為他書所未見，正是《摩盾餘譚》的記載，有關凌十八和陳開起義的資料纔得以保全和流傳下來。

二、《拙齋蔣夫子請兵日記》

《拙齋蔣夫子請兵日記》一卷，清代鄭世祿編。鄭世祿，字子厚，為拙齋蔣夫子蔣衡之門人。鄭世祿是搜集整理他老師蔣衡的請兵經過，用日記的形式記錄編輯而成的。

蔣衡，原為殿元，字拙齋^{〔五〕}，又字未齋^{〔六〕}，別號雲寥山人，福建甌寧（今建甌市）人，清嘉慶二十四年（一八一九）舉人。他「品端學邃，智深勇沈，操守謹嚴，風骨嶮峻。生平見義勇為，勞怨不辭，權勢不屈^{〔七〕}」。主講浦城的南浦書院，以道義文章與

學生共勉，并崇尚實學，教導學生讀有用之書，一時門生雲集，絡繹不絕。其門生如許廣嘯、方守祝、廣生、朱鏡、朱贊、楊勛等後來均爲俊拔之才。蔣衡著有《雲寥山人文鈔》八卷，《福建藝文志》引《石遺室書錄》云：「衡喜考證之學，如《自書毛詩正韵凡例後》、《書木瀆周莊刊本鄭氏詩譜》、《再書》、《三書》皆抉擇頗當，《與丁樸夫論古韵書》，陳恭甫先生加有旁批，而《武夷偶述》、《建州十二觀》，則游記之工者。然如《許秋史別傳》等作，學譚元春、鍾惺、尤侗而又甚焉^(八)」。蔣衡又著有《雲寥山人詩鈔》四卷，其中有許多資料富有文獻價值，故《福建藝文志》又引《石遺室書錄》云：該作「詩筆怡雅。衡喜游覽，詩中小注間有足補紀載者，如《宏光鐵駁歌》、《黃華山歌》、《仙霞嶺和周櫟園韵》、《甲午紀事》、《蠡絡越銅鼓歌》諸篇^(九)」。另外，他還箋釋張惠言《虞氏易注》，纂《毛詩正韵》，這兩種書由其門人浦城朱鏡龔校，惜於太平軍攻入浦城後就散失無傳。

清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占領南京，且有向各省蔓延之勢。爲阻止太平軍的進攻，清大臣王慶雲考慮到福建上游以建州爲守禦的關鍵地帶，以郡武爲福建的門戶，奏請在上游的建寧設立團練總局，以蔣衡爲團練大臣，督辦建州團練。蔣衡仿照宋代、明代時的保甲法，在鄉里抽集壯丁編成隊伍，鄉與鄉之間互相聯絡策應，故稱爲「聯甲」。咸豐七年二月太平軍包圍攻打浦城。蔣衡四出聯繫，到各鄉聯

絡招集「聯甲」，想以此對抗太平軍。無奈聯軍紀律鬆散，毫無戰鬥力，故蔣衛四出請兵，往延平（今南平）的清軍大營求援。五月份清兵被請來，趕走了圍城的太平軍。而蔣衛也於城圍被解後的第三天因積勞成疾而病死。

《拙齋蔣夫子請兵日記》反映的就是上述內容，該日記為蔣衛門人鄭世祿所記。日記時間始於咸豐七年三月廿七日，終於五月初三蔣衛病死。鄭世祿與其老師蔣衛一起參與了請兵活動，鄭世祿日夜隨侍在蔣衛身邊，因此記下了請兵活動的全過程。

三、《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

《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一卷，宋士琛撰。宋士琛，福建省政和縣人。有關其生平事迹，史載資料不多，民國《政和縣志》中的「選舉」卷下載有「宋士琛，增貢，歸化教諭（二〇）。在歸化教諭任前，宋士琛曾在連江爲官。其主要著作除《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一卷外，尚有《享帚齋吟草》四卷，民國《政和縣志》認爲「詩雖應酬之作，然亦自抒性情，不落流俗窠臼（二一）」。宋士琛有子宋滋蘭和宋滋蕃，兩子於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同登進士榜。其中長子宋滋蘭文采更爲突出，被選入民國《政和縣志》的「文苑傳」中，載其「著有《隨輶漫紀》，內多記錄山川沿革及風俗建置……光

緒丙戌與弟滋著同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充國史館協修……有《後庵居士詩集》六卷、《後庵居士文集》四卷、《毛詩異文考》一卷、《後庵居士隨筆》等^{（二二）}。

有關《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之內容，《福建藝文志》引民國《政和縣志》給予很高的評價：「紀清咸豐戊午粵匪寇亂建郡及松溪政和二縣事，內多軼聞^{（二三）}」。有關其寫作緣起，在書中前言中宋士璵交待說：「咸豐戊午松政之變，距今年一十九年矣。余欲載其事，因循未果。丙子夏間，需次省垣，回首當年，歷歷如繪。每與友人談及，感慨繫之。復因朱君耘青主簿應稿之請，爰即所目擊者，數厥顛末，試筆臚陳。詞雖簡略，事皆紀實，不容沒也不敢誣，庶堪信今而傳後，郡邑志乘可採擇焉」。正是由於其採取了紀實方法，客觀而真實地記載了太平軍攻取松政的戰鬥經過，因而後來被民國《政和縣志》的「藝文·史部」收入。到了民國，陳衍在編纂《福建通志》時，也把該書抄錄下來作為修志參考，並收入擬編中的《福建叢書》中。

《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的內容編排，卷前有序言，為作者於光緒二年（一八七六）的自序，敘述其寫作緣起。卷中有二十四則故事，各記其事，每則內容都有十分詳細的介紹。該書有許多資料，為其他書籍所未載，保存了相當多的文獻資料。如《局董權輿》記載了王慶雲奏請設立團練總局來對付太平軍以及團練總局的人事安排等內容，而《蔣拙齋先生緇城勸聯》則敘述了建寧團練總局督辦蔣銓的生平事

迹及緹城勸聯事。此二則可與《拙齋蔣夫子請兵日記》相印證，這是除蔣拙齋日記外對該事件的又一記載，爲其他書所未見。

《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所用底本，爲福建省圖書館所收藏的《福建叢書》稿本。《福建叢書》是陳衍在主持編纂民國《福建通志》時，福建修志局把從各地征集來的資料中有珍貴地方文獻價值的書提出來，準備另編成《福建叢書》。《福建叢書》只抄錄了十幾部書，後來由於種種原因，該叢書就擱淺了。這些《福建叢書》稿本後來就由福建省圖書館收藏保管。《建郡松政被匪克復紀略》就是《福建叢書》中的一種。稿本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八字，有邊框行格，版心刊有「福建叢書稿本」字樣，約有九千多字。稿本書眉間有批語數條，多爲編排順序諸語，如「此條接下則排」，「此條應左排某某下」等。

四、《盾鼻隨聞錄》

《盾鼻隨聞錄》八卷，樗園退叟編。樗園退叟是蘇州人汪堃的別號。該書爲抄本，半頁八行，行三十二字，全書共約三萬五千字。

《盾鼻隨聞錄》一書，其內容主要記載太平軍金田起義後到北上湖南、湖北、河南及兩江地區的經過及有關的軼聞逸事，有粵寇紀略、楚難紀略、江禍紀略、豫災紀

略、摭言紀略、昇聞紀略、各省守城紀略及詩詞等。作者除了在各個紀略中詳細敘述太平軍在各地的作戰經過外，還加上點評，就事件整個過程進行分析，總結其歷史的經驗教訓，批評得失。

卷一《粵寇紀略》載太平天國起義領袖們如洪秀全、馮雲山、韋昌輝、楊秀清等人的早期活動。作者認為農民起義是有預謀和有先兆的，而「官斯土者惜無先發制人之術，坐失事機」。并揭露清朝官吏腐敗無能、束手無策的嘴臉，如認為粵西巡撫鄭祖琛「優柔寡斷，終日喃喃誦佛號。身任封疆，昧於除暴安良之策，縱虎出柙，荼毒生靈無萬計。」對於兩江總督李星沅則痛斥他「以貪酷暴戾之資，驕膚重寄，叱罵鎮將，鞭撻員弁，午後即沉醉偃卧不見一人，遂至士卒離心，鄉勇二萬餘人同時散去，粵人至今唾罵」。卷二《楚難紀略》、卷三《江禍紀略》、卷四《豫灾紀略》則是敘述太平軍出廣西後在湖南、湖北、兩江地區及河南等地浴血奮戰的情形。作者認為太平軍紀律嚴明，「不許攜帶眷口」，富有戰鬥力。而清軍毫無鬥志，聞風喪膽，一觸即潰，就連作者認為「素有能名……近日大吏之錚錚者」的兩江總督陸建瀛，竟也「不意前軍一敗，鼠竄狼奔」，并龜縮城裏「深居內室，連日不出，僚屬白事者一概不接見」，致使「名城失陷，萬家塗炭」。作者同時也批評了太平天國領導層，認為他們占領并定都南京後貪圖享樂，不思進取，只派孤軍北上，勢單力薄，且無主力增援，讓